

● 师父我好像懂了——吴念真

就在这样简单而重复的动作中，我开始不可遏止地泪流满面。

忽然很想喊出来说：“师父，我好像懂了。”

与法鼓山的因缘，最早开始于十几年前在中影当企划的时候，那时我被派任为《落山风》电影做剧本改编，导演是黄玉珊。

不知道那时候的黄导演因为是农禅寺的常客，还是只为工作方便，所以选择农禅寺作为宗教上谘询的对象。总之，有一天她拿了些小册子给我，说是与圣严师父谈话之后，师父托她送给我的。这是我和师父第一次接触的因缘。

中年的人生思索

时运推移，转眼十几年过去。这十几年来，发现自己人生的重大改变，似乎都是在 30 秒内决定的。38 岁那年，忽然决定离开中影，成为一个居家写作者。42 岁那年，跟一堆朋友聊天，说起过世不久的父亲生前的荒唐事，结果他们说，拿这故事拍电影去吧！我问：“导演谁合适？”他们说：“自己啊！自己的爸爸呀！”于是决定拍《多桑》当导演。

44 岁那年拍完《太平天国》，我去威尼斯影展参加竞赛，看到报道提及意大利本国电影的不景气。我想到在我们这个无论政治实力、文化影响力，市场都不足意大利的国度，电影的前途在哪里？台湾电影未来到底是一个强势媒体，还是一个昂贵、劳师动众，而最后只成为创作者自溺的工具？

影展期间大病一场，身体发冷发热，决定提前返台。在曼谷转机停留时，忽然对着同行的太太说：我不要做电影的事了好不好？让我们从零开始，看能拼出什么局面好不好？如果到时候有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做想做的事，如果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找个有固定薪水的工作，认命地准备过晚年生活，好不好？

于是，从两百万不到的存款里提领出来当公司的资金，我开始了中年创业，投入的是我完全陌生的电视和广告工作。

对我来说，中年创业最大的压力是生活形态与工作方式的大改变。每天，我必须依照别人给的行程移动自己的生活；必须开不同的会、见不同的人、说不同的话、甚至扮演不同的角色；必须隐藏自己的疲惫与情绪，随时配合环境或场合去表演别人认定的或当下所需要的“你”。

当情绪与体力已然无法支撑意志所需要的能量；当别人眼里的收获，绝不是你所能感受的快乐；当阅读、音乐、运动已然不是享受，而成了一种逃避现实的

动作；当有一天晚上打坐的时候忽然大哭出声，只因为一个极度委屈的疑问，突然涌上“我在哪里？”当疑问和委屈一起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，唯一想到的是不负责任地逃离。问题是要逃到哪里去？有逃离的勇气吗？

就在持续的低沉与焦虑里，忽然想到法鼓山，想到圣严师父。

参加菁英禅三

从多年来不经意接收的宗教资讯里，总觉得师父的神情看起来非常有“气质”、很自在、没有过度神圣所形成的压迫感，而且他的语言或文字比较平易近人，甚至偶尔还有一点“孩子气”的幽默。

时间配合上了，2000年3月，我参加了菁英禅三。如果说在那3天里，因为师父说了什么大道理而让我有了顿悟，那一定是骗人的。因为师父甚至连佛学名相、佛经都说得很少。他也没替所有人具体的提出解惑，就连有人说了一堆自己遭逢的困境，而发问“师父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”的时候，他竟然笑得跟小孩一样说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！”

但，我承认我感受到了什么。这样的感受似乎在第一天的第一堂课里就出现了。师父教我们如何礼拜。他要我们忘记平日里举香拜神的习惯性动作，而要我们用“心”去感受每一个动作间细微的移动，用“心”去牵引肢体，用“心”去投放每一个礼拜时，所愿感恩的人、事、物。

就在这样简单而重复的动作中，我开始不可遏止地泪流满面。忽然很想喊出来说：“师父，我好像懂了。”

我好像懂了，失去真心的语言，说得再有道理也没有意义。失去真心的行为，做得再好也只是一种形式。失去真心的忙碌，即使所得再多，也不会有满足的快乐。心不在，活着，也只不过是存在。

我好像懂了，懂了师父所说的“宗教无非是一种生活哲学，修行无非是一种生活态度”。那么简单，但好难。然而是因为难，所以仿佛就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，随时在凝视你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，在丈量你的心和这些语言与行为之间的距离。

好像懂了。只是还得认真学习。因为真的很难，所以要随时认真。

转摘自[南洋网](http://www.nanyangnet.com) 2001/07/17